

2月6日,在西班牙举办的一场比赛中,国安足球俱乐部青训梯队小将郭嘉璇在铲球时遭遇意外重伤,被诊断为脑死亡。

从聚居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北京金家村到国安青训队,郭嘉璇的少年足球梦也是一个家庭的“北京梦”。在悲剧发生前,从“U12”成长到“U21”,已经两次入选预备队的郭嘉璇距离“踢出头”,只有一步之遥。

### 【意外】

郭航第一次听到“脑死亡”三个字是在马德里一家脑科医院里。一天前,2月6日晚上,他在北京的家接到了北京足协一名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说的,郭航听不懂,只大约明白儿子郭嘉璇“不行了”,让他赶紧飞来马德里。郭嘉璇今年19岁,是北京国安俱乐部U21梯队的中后卫,今年2月作为全运会北京U20代表队的一员前往西班牙马德里参加冬训。

医生告诉郭航,按照西班牙的法律,脑死亡等同于死亡,接下来就是拔管,遗体将在当地解剖,以确定死因,判断事故责任。郭航见到躺在病房的儿子,还有呼吸,还有心跳,手脚都是温热的,胳膊上的肌肉还像铁块一样结实——他不知道什么是脑死亡,只觉得孩子还能活下去。

在签署了一份英文“谅解书”后,2月14日,郭航把儿子带回了国。等待他的,是天坛医院多学科医生会诊再次判定的“死刑”。医生告诉他,孩子苏醒是“不可能的”,如果还想带孩子回老家安葬,现在就带走,要等到孩子没有呼吸,就带不走了。

意外发生在西班牙当地男子U20足球队与西班牙阿尔科文达斯俱乐部进行了一场教学比赛。郭航至今没有看到场上的监控视频。他从其他教练口中拼凑出当时的情况:这是对方的一个“单刀球”,一名球员突破了防线,快速带球突进,逼近了北京队的大门。郭嘉璇看准机会,上前把球铲断了下来(注:铲断,足球运动抢截球的一种。是利用倒地时脚或腿的伸、扫、蹬、勾等动作进行抢截或控球、传球、射门的技术)。有教练告诉郭航,这个球断得特别好,一点都不犯规,但没想到对方球员的膝盖撞上了郭嘉璇的头,郭嘉璇当场陷入昏迷。

郭航知道,儿子踢球时很拼。他记得郭嘉璇的大腿上有一处长约15厘米的旧伤,就是一次铲球时留下的。在天坛医院,有天医生突然问郭航,你知道吗,你儿子屁股上还有一道旧伤口,也有十几公分长。这道伤,郭嘉璇没有告诉过郭航。

意外令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孙兴燃是郭嘉璇在国安期间的前队友,和他共同训练五年。在他看来,足球虽然是一项强对抗性的运动,但在他的记忆中,跟腱断裂都已经是“大伤”了。最初听到郭嘉璇出事的消息,他第一反应是对方在开玩笑。他和以前的队友们一直觉得,郭嘉璇很有希望能踢入“中超”,成为一名职业球员。

网络上关于郭嘉璇的视频资料并不多。最广为人知的一支视频是他2023年加入拜仁世界队时短短10秒的宣传片。“拜仁世界队”是德国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挑选各国优秀年轻球员组成的交流项目,类似于一场“夏令营”。视频中,郭嘉璇用胸和脚娴熟地颠着球,右脚向上一勾,将球抱在怀里,指了一下自己胸口T恤的队徽。在这届拜仁世界队,他是唯一入选的中国球员。

# 18岁国安小将不幸去世

## 一个北漂家庭戛然而止的“足球梦”



郭嘉璇

北京足协、国安俱乐部发文悼念

2025年3月19日晚,北京国安青训球员郭嘉璇不幸离世。作为一名优秀的青年球员,嘉璇对足球事业充满热爱。绿茵场上,他奋力拼搏、追逐梦想,深深感染着每一个关心和爱护他的人!对嘉璇的离世,我们深感痛心、无比惋惜!

自西班牙时间2025年2月6日嘉璇意外受伤以来,我们全力协调医疗资源救治,尽可能满足家人需求。为避免无关人员干扰医疗工作,也顾及家人情感,我们未再不断披露信息,包括比赛过程及医疗方案等。经协调西班牙方面,我们已取得训练赛视频,并全程公证,组织专家进行了分析。我们将全力维护嘉璇合法权益,协助家人做好善后事宜。

嘉璇,一路走好!

——北京市足球运动协会

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大家告知:北京国安青训球员郭嘉璇于2025年3月19日晚不幸离世。

我们失去了一位热爱足球的孩子,愿嘉璇安息!感谢社会各界人士自郭嘉璇受伤以来的关心和帮助。俱乐部会继续尽最大努力妥善处理后善工作,为郭嘉璇的家人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愿嘉璇一路走好!

——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

“我们家的天都塌了。”3月初的一天晚上,我见到了郭航和妻子王琪。这是郭航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此后,这句沉重的叹息又几次出现在我们的对话里。但更多的时候,郭航都在回忆儿子如何热爱足球。“他在场上奋力拼搏,尽到了自己的中后卫的职责,哪怕他为此付出了生命。有这样的儿子,我感到挺骄傲的。”

采访到一半,王琪突然默默起身离开了家。后来郭航得知,妻子就是被这话刺激的,她到家就哭了。王琪心里更多是对足球的埋怨。她手机里的照片与视频,都是郭嘉璇从小到大的点滴生活。她翻到儿子小学时站在院子里放烟花。那时的郭嘉璇虎头虎脑,还戴着眼镜。他回头冲着镜头笑起来,脸圆圆的,带着孩童的稚气。王琪眼泪突然砸落:“好好的孩子,怎么现在这样了?”

### 【选择·奋斗】

2018年,郭嘉璇12岁,郭家面临了一次重大选择。那一年,郭嘉璇通过了北京一所知名重点中学的特长生选拔。与此同时,他也顺利入选了国安的青训梯队。到底去重点中学还是去国安青训队,郭家人有过分歧。王琪想过,踢球伤病多,不如让孩子去中学,以后考大学。但郭嘉璇和郭航都想去国安。

这是几乎每个优秀的12岁球童家庭都要面对的岔路口。国内足球圈将这道分水岭称为“12岁退役”,90%以上的孩子都会在这个年纪告别足球赛场,回归正常的学业轨道。

……

决定选择职业足球这条艰难的道路之后,郭家父子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层新的、更深刻的链接。2022年末开始,王琪在北京西站附近开了一家烟酒店。两口子的店铺永远是同一排里最晚关门的,经常开到深夜2点半。和我说到这,郭航陷入长长的沉默,泪水突然涌出眼眶:“我想着我儿子这么

努力,我也要努力。”

国安青训队里,有三四个孩子踢同一个位置。孙兴燃记得,那届他们招进了28个人,前半年就淘汰了八个。此后有进有出,每年都有一两人被淘汰。一场球90分钟,一个孩子上场时间的多与少凝聚的是一个家庭的努力。进入国安青训队后,国安会承担孩子的食宿、学费、训练费用,原则上,不需要家长再操心。但实际上,许多家庭都倾尽全力。

青训队的队员初中统一在顺义牛栏山一中就读,上午上课,下午去基地训练。郭航几乎每天都会把嘉璇训练的时间空出来,开车跑去顺义看孩子,在场外为嘉璇录训练视频。有时遇上车子限行,他会专门找郭卫民借车。他的社交也断得干净,谁叫都不出去,有朋友一再约他出去见面吃饭,他总是说要陪孩子练球,还有朋友为此翻了脸。

郭航也给郭嘉璇找私教,学时费一开始是几百元,后来变成一千元一节。为了让两个长大的孩子住得舒服,这几年,郭航离开金家村,租了一套楼房居住。老两口在客厅铺了一张床,两个卧室留给儿子们。对于郭航来说,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球队曾经换过三个教练,每个教练对郭嘉璇都很欣赏,大多青训孩子会遇到要坐“冷板凳”的情况,从没在他身上发生过,“这么多年,我们就没操心过他踢不上球”。

孙兴燃说,中后卫是最容易看出“谁强谁弱”的一个位置。中后卫对于身体素质要求高,要肩宽,要壮,还要尽可能的高,郭嘉璇的身材是标准的中后卫模板。比起其他人,他在赛场明显更成熟更稳健,全场下来有点那种类似于“透明人”的感觉,“几乎感受不到他的存在,但他不行”。

但比起出事后的网上的盛赞“天才少年”,孙兴燃认为,“勤恳”这个评价更为中肯。在队里,郭嘉璇比常人多一分自律:“像体能训练,除了教练带的時候,我一般都不练,但经常在宿舍看到嘉璇练力量、练核心。”他还注意

到,郭嘉璇经常在练逆足脚(注:比赛中使用非惯用脚),对自己要求很高,几乎不允许失误。正是因为如此,后场组织进攻时,他的左右脚很均衡,能迅速进行出球转移。

在教练面前,郭嘉璇总是很听话,孙兴燃曾经因为不想交手机和教练起过冲突。郭嘉璇不会。他的抖音没有内容,朋友圈只有去年发的两条置顶可见,是关于他和女朋友。小学同学陈怡告诉我,郭嘉璇仅有的爱好是可能就是做做头发,搞点穿搭。但十六七岁的时候,他入选过国少队,国少队要求统一发型,他毫不犹豫剃了圆寸。她还注意到,郭嘉璇特别注重控制饮食。以前,朋友们一起出去吃串串香,他从来不吃麻酱,总是调一碗热量很低的蘸料。

孩子的努力被郭航看在眼里,他把儿子视作自己的“偶像”。“疫情在家时,郭嘉璇每天还要练六七个小时球,不练球就练体能。练颠球,12个部位逐一颠过去算一套,郭嘉璇一次会练56套。“56套之后他不颠了,他说,球队没有人颠得比我更多了”。

### 【戛然而止】

关于自己的足球生活,郭嘉璇总是和朋友们说那些好消息:“要签合同了,要进拜仁世界队了。”小学同学陈怡记得,只有一次,他们一起看世界杯,她感慨某个球队被淘汰,觉得特别可惜。郭嘉璇淡淡地说:“没办法,竞技体育就是这样的。”

这些年来,郭嘉璇曾受过两次严重伤病,一次是髌骨骨裂,一次是两根脚趾骨折。但他总能在康复以后,只花一两个月,又重回主力之位。然而,随着22岁的逼近,郭嘉璇的压力也在渐渐增大。

“不管是中超中甲中乙,22岁你要上不了一队,基本上就没机会了。”孙兴燃告诉我,决定命运的时刻是U21前后。国安职业一队会从U21/U19中挑人,好的就可以往上走,剩下的人要么

转去别的职业队,要么就被自然淘汰。

通常,一个青训队里,只有一两个人能够上升到一队。这时面临的,并不是队内同位置的人之间相互竞争,而是要和全国所有年龄的职业球员竞争。实力之外,还有队伍需求、位置、人才储备厚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没有哪个教练能“打包票”一个孩子能够顺利进入一队。哪怕强大如郭嘉璇,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

郭航能明显感觉到,出事前,儿子应该正处于“瓶颈期”:踢每场球都希望能够得到认可。偶尔,郭嘉璇也会和父亲倾诉自己的困惑和压力,比如如何做好一个中后卫,能既不犯规,又能破坏别人必进的球。

“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在给他压力。”郭航言谈间流露出些许懊悔,他后悔没和孩子说没关系,慢慢来,而是告诉他:“你可能前几年都是最好的,但你这两年要是掉了队,你什么都不是。”郭航这话道理没错,但他也想过,如果嘉璇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是不是就不会每次都这样拼尽全力地铲球,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意外?

在青训阶段,18岁之前,郭嘉璇没有收入。18岁之后,每月他能够拿到2000元工资。这两年,陆续有中乙等联赛的职业队伍来联系过郭嘉璇,“挖”他去做职业球员,但他一心想留在国安,进入中超联赛的一线队。郭航告诉我,郭嘉璇从U17开始,已经两次被选入国安预备队,第一次因为年龄太小没去成,第二次为了备战全运会,放弃了。郭航夫妇合计:“没事,再坚持两三年,孩子就能(靠踢球)吃上饭”。

大约在2023年初,郭嘉璇曾主动和陈怡提过一次家里的近况:哥哥在学校练了健美操,父母在西站附近开了一家烟酒小超市,至少不用像以前一样东跑西跑那么辛苦了。陈怡感觉,他言谈间对现状特别满意。而让郭嘉璇最兴奋的话题,就是谈论未来。他会畅想自己踢入职业联赛,大杀四方,“感觉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意外让这一切戛然而止,现在,郭嘉璇留给父母的念想,只有满满五个组合柜的球服,记录着他奋斗过的过去。刚从西班牙带回嘉璇的前几天,郭航躺在床上时,脚总是不自觉地抽动,敲击床板发出“咚咚”的声音,王琪总是劝他宽心一些。这段时间,反过来,王琪的精神开始恍惚,得郭航照看。郭航说,就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他看到王琪深夜独自坐在15楼的阳台上,把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

哪怕见不到郭嘉璇的面,郭航仍旧每天守在医院。他逐渐理解了脑死亡的宣判,然而抉择依旧艰难。“不拔管,肯定没有希望,孩子也痛苦。拔了管,我们接受不了。”他们把做决定的时间延迟到3月20日,那天是嘉璇19岁的生日,也恰好是农历二十一,和19年前嘉璇降生的那天一样。郭航想,这就是命吧。

家里的老人讲究叶落归根,希望把郭嘉璇带回安徽,但郭航夫妇想让孩子葬在北京。他们已经去看了墓地,八宝山的人民公墓,要几十万元,家里付不起,但还是准备想办法。“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他的朋友、他的球队,他喜欢的足球,他赢得的认可,都在这里。他爱这个地方。”郭航说,“他的努力为了啥?就是为了能留在这里。我知道这个东西可能没有意义,但我们也想尽可能让他留下来。”

(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